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

主编 向柏霖（法）
蓝庆元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

主编 向柏霖(法)
蓝庆元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法)向柏霖,
蓝庆元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240-1

I. ①中… II. ①向… ②蓝…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语—
关系—汉语—借词—研究—中国 IV. ①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475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

主编 向柏霖(法)
蓝庆元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240-1

2013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½

定价: 22.00 元

序 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研究与西方语言的研究本质上有区别。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也没有一种权威语言长期地影响到周围的语言。在中国,汉族一直具有文化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优势,因此,汉语对周围语言施加了非常深的影响,汉语借词进入了词汇的所有层次,包括最原始的基本词汇。这种接触情况在汉代之前已经开始了,因此在许多少数民族语言中,特别是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的语言,不但有现代和中古汉语各种方言的借词,也有大量上古汉语借词。上古汉语借词的存在对历史比较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语言接触发生得越早,鉴别借词和同源词之间的区别也变得越难,以至于某些语言的系属关系没有得到所有语言学家的公认,有人认为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是汉藏语系的分支,而其他不同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指出它们和汉语之间的关系词全部都是借词,没有同源词,因此应该当独立语系看待。从此可以看出借词研究对整个中国语言体系的重要性。对借词层没有深入的了解,无法精确地分析中国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

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学者们早已提到了借词层次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罗杰瑞(1979)^①,他指出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一个字往往有两个以上的读法,这些文读和白读的对立呈现方言混合的结果。在厦门方言,他认为可以分辨三大层次,最古老的直接继承

① 罗杰瑞《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方言》1979年第4期,第268—274页。

了汉武帝时迁徙到南部的汉族人的语言,因此保留一些比《切韵》系统还原始的语音特征,另外两个层次分别代表在南北朝和唐朝晚期的权威方言,是后期层次。

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借词研究近年来也得到相当的重视。已经公开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如:蓝庆元《壮语中的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上海师范大学 1999 年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出版改名为《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赵敏兰《瑶语勉方言里的汉语借词研究》(南开大学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一般也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本论文集中研究借词层次时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沙加尔和李妍周在他们对白语的研究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的“一致性原则”(Principle of coherence)包括两条规则:

第一,在汉语借词中,一个音节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对应规律都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如果在借入语言中,汉语的一个音节对应两个以上的不同形式,可以断定这些形式是在不同的时代或从不同的汉语方言借来的。如果在借入语言中存在着大量属于同一个层次的借词,就可以把韵母、声母和声调的对应关系系联起来,断定每个层次与《切韵》系统之间的完整的对应系统。

第二,当汉语的多音节词被借进来的时候,词中的所有音节都属于同一个层次。用这条原则可以把更多的音节划入同一个层次,有了更多的音节,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该层次与汉语的完整对应关系。然而,这条原则有一定的限制。首先,古老层次一般很少有多音节词,因此这个原则主要用于近代和现代层次。其次,不能排除借入语言把不同时代的汉语借词凑在一起组成一个复合词的可能性:如果多音节词的结构太容易分析的话(特别是带有数词的多音节词),就不能运用第二条原则。

分析了所有历史层次之后,只有最原始的层次才有可能有是汉藏语遗传下来的同源层次,其余的都是由借词组成的。

在此之后,其他学者运用了沙加尔和李妍周的原则来分析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层次:曾晓渝、徐世璇、黄行、蓝庆元分别对水语、哈尼语、苗语和拉珈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向柏霖(Jacques 2004: 83 - 200)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对嘉绒语中藏语借词的层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证明这个方法并不局限于汉语借词的研究,在任何具有大量借词的语言中都可以用上。

本论文集收集了运用沙加尔和李妍周的研究方法的论文,其中一些曾经公开发表过。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可以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学术交流,给汉藏语比较、汉语音韵学和民族学带来新的研究方法。

编者

2012年8月

目 录

序言	(1)
从白语中的汉语词汇看借词的	
无限制性	〔韩〕李妍周 〔法〕沙加爾著 徐世璣译(1)
水语里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	曾晓渝(34)
哈尼语中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	〔法〕沙加爾 徐世璣(66)
瑶-汉关系词的历史分层	黄 行(97)
拉珈语汉借词层次分析	蓝庆元(140)
宋元时期北方汉语的日母字	孙伯君(162)
藏语中的中古和上古汉语借词	〔法〕向柏霖(186)

Chinese Loanwords in Minority Languages

Contents

Preface (1)

No Limits to Borrowing; the Case of Bai and Chinese
..... Lee Yeon-Ju and Laurent Sagart(1)

The Layers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Sui
..... Zeng Xiaoyu(34)

History through Loanwords; the Loan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Hani and Chinese
..... Sagart Laurent and Xu Shixuan(66)

The Layers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Yao Huang Xing(97)

An Analysis of the Layers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Lakkia
..... Lan Qingyuan(140)

The Initial ny-in Song Time Northern Chinese
..... Sun Bojun(162)

The Middle Chinese and Old Chinese Loanwords in Tibetan
..... Jacques Guillaume(186)

从白语中的汉语词汇看借词的无限制性

〔韩〕李妍周 〔法〕沙加尔 著

徐世璇 译

提要 本文首先厘清白语中汉语借词的层次,然后从词汇层次的角度讨论白语系属关系问题。Starostin 提出词汇的借用是有限的,并明确断言一种语言不能借进多于斯瓦迪士 100 词中 15% 的词。白语从汉语中借进了斯瓦迪士 100 词表中几乎一半的词,而所保留的同源词在这个词表中却不到 15 个。白语的事实说明一种语言的发生学层次并不能机械地根据同基本词汇表相匹配的词数来确定。

一 序言

白语是通行于云南的一种汉藏语言,它的系属关系在学术界存在着分歧。传统的观点(李 1937; 赵 1982; Dell 1981; Lee and Sagart 1998)认为白语是一种受到汉语强烈影响的藏缅语言,这种影响特别表现在词汇中。另一些学者(Benedict 1982; Starostin 1995b; 郑张 1999)着眼于汉语和白语所共有的大量基本词汇,认为白语是汉藏语系中同汉语关系最近的语言,甚至是汉语的一个早期方言(Starostin)。关于对白语历史的讨论可以参见 Brad-

ley (1979)和 Wiersma (1990, 2003)的著述。

本文是对白语剑川方言词汇的分层研究,其目的是首先厘清白语中汉语借词的层次,然后从词汇层次的角度讨论白语系属关系问题。论文资料来源于 Huang et al. (1992, *Language* 48)。研究的基础工作自 1997 年至 1998 年在日内瓦和巴黎进行,1998 年在瑞典隆德的汉藏语会议上提出了初步的研究报告(Lee & Sagart 1998),但迄今为止没有正式发表。本文以白语双音节词为基础,以一致性原则的扩展规律为依据,是此项研究的最终成果。

1. 一致性原则

词汇的层次分析采用一致性原则的方法,这一原则在 Sagart 和徐(2001)中首次明确归纳并阐述,其基本规律是:

在一个单音节借词中,声母、韵母、声调的对应都处于同一个层次。

(Sagart 和徐 2001:15,也见本书第 74 页)

在具体词语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中的一位(Lee Yeon-ju)发现一致性原则也适用于双音节词。由此而得出一致性原则的扩展规律:

在一个整体借进的多音节借词中,各音节都是非语义成分,因此所有音节的声母、韵母、声调对应都处于同一个层次。

(Sagart 和徐 2001:16,也见本书第 74 页)

混合词同样符合一致性原则的基本规律。混合词指来自不同借词层的语素组成的复合词,这种词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借入的,而是由分别借进的语素组合而成的。白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拳头” $si^{33} t\acute{e}hu\bar{e}^{55}$,前一个音节来自于汉语的“手”,属于我们的早期层次,第二个音节来自于汉语的“拳”,是一个官话借词。

2. 白语语音要点

剑川白语的音系概况可以参见 Huang et al. (1992: 675 – 676, 此后有《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徐和赵 1984 的描写稍有差异), 音系特点的详细描述需要一个专题研究, 这里只据其略述以下要点:

(1) 白语的音节结构为 $C(G_1)V(G_2)$, 这里的“G”代表一个不自成音节的高元音。

(2) 在元音中, 松元音和紧元音相对立, 口元音和鼻化元音相对立, 松元音和鼻化元音可以同现。

(3) 白语的声母辅音如下:

p	ts	t	tɕ	k
ph	tsh	th	tɕh	kh
m		n	ɲ	ŋ
f	s		ɕ	x
v	z			ɣ
		l	j	

说明: 在 33 调和 21 调中, p, t, k, ts, tɕ 是浊音。

(4) 白语的声调如下:

55 42 35 33 21

说明:

- 1) 35 调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
- 2) 42 调是声门紧喉挤擦音, 21 调有气化现象;
- 3) 所有声调都同松元音兼容;
- 4) 55, 33 和 21 调中只出现紧元音。

二 B层:官话层

现在对白语的各个词汇层次进行粗略的描写。首先从明显来自于西南官话的词入手,这些借词形成 B₁ 和 B₂ 两个层次。

1. B₁ 层:当地官话层

根据中古汉语的声调和声母辅音判断,这个层次中的双音节词具有以下一些典型的官话方言特征:中古汉语的全浊声母在平声中变成了送气清音,在其他声调中变成不送气清音;平声以中古汉语的浊音为依据发生分化,去声不分化,上声中的全浊声母词变成去声。云南话中值得注意的语音特征是,中古汉语的阳平和入声分别读为 21 调和 35 调:

表 1:中古汉语的调类在白语 B₁ 层双音节汉语借词中的
声调形式(灰色行表示低调系列)

中古汉语声调 中古汉语声母	平	上	去	入
清不送气闭塞音	33	21	<u>55</u>	35
清送气闭塞音	33	21	<u>55</u>	35
浊闭塞音	<u>21</u>	<u>55</u>	<u>55</u>	35
响音	<u>21</u>	21	<u>55</u>	35

轻声:33

剑川官话是云南官话中少数几个保持入声和阳平差别的方言之一。剑川官话的声调如下(根据吴 1989:118):阴平 = 55,阳平 = 42,上声 = 31,去声 = 45,入声 = 21。B₁ 层的声调特别是调型,同剑川官话相似,只有入声读作升调。例如:

表 2: 剑川白语 B₁ 层的双音节例词

舅舅	tɕo ⁵⁵ tɕo ⁵⁵
胡须	[lao ⁵⁵] sai ³³ xu ²¹
白鹤	pa ³⁵ xo ³⁵
辣子	la ³⁵ tsi ³³
洋芋	ŋa ²¹ jy ⁵⁵
毛呢	mo ²¹ ni ²¹
包头	po ³³ tho ²¹
珊瑚	se ³³ xu ²¹
调羹	thio ²¹ kə ³³
办法	pā ⁵⁵ fa ³⁵
三足	sā ³³ tɕu ³⁵
二胡	a ⁵⁵ xu ²¹
龙王	no ²¹ uā ²¹
界限	ke ⁵⁵ ɕi ⁵⁵
黄昏	xuā ²¹ xue ³³
将来	tɕā ³³ le ²¹
开始	khe ³³ sa ²¹
星期一	ɕā ³³ tɕhi ³³ ji ³⁵
星期二	ɕā ³³ tɕhi ³³ a ⁵⁵
老实	lo ²¹ sa ³⁵
骄傲	tɕo ³³ o ⁵⁵
客气	kha ³⁵ tɕi ⁵⁵
保密	po ²¹ mi ³⁵
唱歌	tshā ⁵⁵ ko ³³
发展	fa ³⁵ tsā ²¹
反对	fā ²¹ tue ⁵⁵
集合	tɕi ³⁵ xu ³⁵
经过	tɕā ³³ kuō ⁵⁵
排队	pha ²¹ tue ⁵⁵
跳舞	thio ⁵⁵ vy ²¹
准备	tsue ²¹ pi ⁵⁵

这些词是现代词汇,但是词义并不是很晚近。来自美洲的植物辣椒和土豆表明,它们被借进白语的时间最早在清代。剑川白语中的“文化革命”词汇(徐和赵 1984)也很明显属于 B₁ 层。因此,B₁ 层借词很可能来源于剑川官话,借入的时间最早从清朝中期或后期开始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

这一层次中的基本词非常少是不足为奇的,在斯瓦迪士(Swadesh)的 100 词表中,这一层只有一个可能的例子,即“爪子”,这个词既符合 B₁ 层的对应,也可能属于 B₂ 层(详见下述)。

2. B₂ 层:地区官话层

这个层次的双音节借词像 B₁ 层借词一样有也四个声调,这一官话的普遍特点表明,B₂ 层也来自一种官话方言,但是阳平和入声合二为一。这个层次的平声没有阴阳差别可能并非被借方言的原貌,只是以白语为母语的人不能够用白语固有的声调来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别。

表 3:中古汉语的调类在白语 B₂ 层双音节汉语借词中的
声调形式(灰色行表示低调系列)

中古汉语声调 中古汉语声母	平	上	去	入
清不送气闭塞音	55	21	<u>33</u>	55
清送气闭塞音	55	21	<u>33</u>	55
浊闭塞音	55	<u>33</u>	<u>33</u>	55
响音	55	21	<u>33</u>	55

轻声:55 调后为 33,33 调后为 21

从声调系统看,四个调是老派云南官话的传统,剑川东面毗邻

的昆明官话(Wu et al. 1989: 114)和鹤庆官话其声调面貌同 B₂ 层相差不远,都是阴平 = 44,阳平和入声 = 31,上声 = 53,去声 = 213(Wu et al. 1989:118)。根据 B₂ 层借词的声调,有理由假定源语言的阳平调调值较高,可能有略微的下降:53 或者 54,是一个白语中没有的调型。

 表 4:剑川白语 B₂ 层的例词

蒸汽	tsə̃ ⁵⁵ tɕhi ³³
硫磺	lio ⁵⁵ xuā ⁵⁵
生意	sə̃ ⁵⁵ ji ³³
朋友	phə̃ ⁵⁵ jo ²¹
尼姑	ni ⁵⁵ ku ⁵⁵
姨姨	ji ⁵⁵ ji ⁵⁵
牦牛	ma ⁵⁵ nio ⁵⁵
葡萄	phu ⁵⁵ tho ⁵⁵
芭蕉	pa ⁵⁵ tɕo ⁵⁵
橘子	tɕu ⁵⁵ tsi ³³
棉花	mi ⁵⁵ xua ⁵⁵
酥油	su ⁵⁵ jo ⁵⁵
缎子	tua ³³ tsi ²¹
帽子	mo ³³ tsi ²¹
袜子	va ⁵⁵ tsi ³³
靴子	ɕue ⁵⁵ tsi ³³
宝贝	po ²¹ pe ³³
板凳	pa ²¹ tə̃ ⁵⁵
本钱	pə̃ ²¹ tshē ⁵⁵
利息	li ³³ ɕi ⁵⁵
剪刀	tɕi ²¹ ta ⁵⁵
轮子	nue ⁵⁵ tsi ³³

(续表)

架子	tə̃ ³³ tsɿ ²¹
故事	ku ³³ si ³³
笑话	ə̃ ³³ xuā ³³
运气	ɲue ³³ tɕhi ³³
脾气	phi ⁵⁵ tɕi ³³
记号	tɕi ³³ xo ³³
颜色	ɲi ⁵⁵ sa ⁵⁵
零	ɲi ⁵⁵
便宜	phi ⁵⁵ ji ³³
清凉	tɕhə̃ ⁵⁵ niā ⁵⁵
规矩	kue ⁵⁵ tɕy ²¹
细心	ɕi ³³ ɕə̃ ⁵⁵
喜欢	ɕi ²¹ xuā ⁵⁵
平安	phiə̃ ⁵⁵ ŋa ⁵⁵
亲热	tɕhə̃ ⁵⁵ za ⁵⁵
澄清	tə̃ ³³ tɕhə̃ ⁵⁵
传代	tshue ⁵⁵ te ³³
答应	ta ⁵⁵ ɲə̃ ³³
分家	fā ⁵⁵ tɕə̃ ⁵⁵
分开	fā ⁵⁵ khe ⁵⁵
告状	ko ³³ tsuā ³³
估计	ku ²¹ tɕi ³³
含羞	xā ⁵⁵ su ⁵⁵
懊悔	o ³³ xue ²¹
疑心	ni ⁵⁵ ɕə̃ ⁵⁵
开车	khe ⁵⁵ tshe ⁵⁵
商量	sā ⁵⁵ niā ⁵⁵
通知	tho ⁵⁵ tsa ⁵⁵
想要	ɕā ²¹ ɲo ³³
消化	ɕo ⁵⁵ xuā ³³

(续表)

争抢	tsə̃ ⁵⁵ tɕhɕ ²¹
转弯	tsue ²¹ ŋue ⁵⁵
骡子	lo ⁵⁵ tɕi ³³
驴子	li ⁵⁵ tɕi ³³
蜈蚣	no ⁵⁵ ko ⁵⁵

在我们的材料中, B₂ 层借词的数量差不多是 B₁ 层借词的两倍, 而且词义更现代, 更具西方化和城市化色彩, 例如: 黄油、剪刀、开车、资本(金融术语)、利息、衣服, 水果的名称如香蕉、葡萄、橘子等, 被驯化的动物名称如驴、骡子等, 但是没有植物的名称。根据上述语音和词义的特点, 推测 B₂ 层借词来源于昆明或县城使用的“标准”云南官话。

这一层次的基本词同 B₁ 层一样几乎没有, 除了前面已经提过的“爪子”外, 没有别的词同斯瓦迪士 100 词表中的词相合。

三 A 层: 早期汉语层

这个层次同 B₁ 层和 B₂ 层一样完全是从汉语借进来的, 这个观点在本文的其他章节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层的双音节词同中古汉语语音有以下对应关系: 中古汉语各个声调中的浊塞音都读作不送气塞音; 平声和入声只有部分分化; 上声没有分化; 去声的一部分形成单独的声调, 其余和分化前的入声相同。这些都不符合官话同中古汉语的对应规律, 表明这个层次来源于一个非官话的系统。